



番薯汤果

情暖冬至

□黄瑾瑶 文/摄

冬至又称冬节、亚岁。相传冬至节源于汉代，盛于唐宋，是四时八节之一，《清嘉录》中有冬至大如年之说，是一年中的大节气。只是随着农耕社会的远去，现今的人们对冬至节有些淡然若忘了。回想起来，孩提时的冬至还颇有“岁晚务闲，家人聚处，相与煨山芋”的情趣。

那时在乡村的外婆家，冬至那日外婆早早起来，就开始准备食材，大头菜烤年糕、番薯汤果是宁波人冬至必吃的美食。“番”和“翻”同音，冬至吃番薯就是将过去一年的霉运全部翻过去，汤果也叫圆子，取其“团圆、圆满”之意。外婆在做番薯汤果时还会放上几块浆板（即酒酿），取其“财运高涨、福气高涨”之意。外婆是很讲究仪式感的。那天的我会乖觉地呆在灶头间给外婆帮忙，殊不知我贪恋的除了锅里“咕嘟”冒气的美味，还有灶膛里的那堆温暖的炉火。

我用柴坯把灶火烧得旺旺的，灶膛里发出“噼啪”的声响，红红的火苗吐着星子蹿出灶口，把我的脸映得通红，解锁了整个冬日的幸福。外婆为了奖励我，还会拿来年糕或糯米糍让我在灶膛煨上。当年糕和藕的身子渐渐发鼓变得焦黄，馋人的香味随之扑鼻而来，我的心刹那欢喜。

晚饭时分，阿姨、舅舅们都回家了，围在一起吃着大头菜烤年糕、番薯汤果。外面北风呼啸，屋里热气腾腾，大家的嘴里都发出呼呼的吃食声。我不爱吃汤果，总是挑着把番薯吃了，留下白白嫩嫩的

半碗汤果，外婆见了就说：“霉运都吃了，乖囡！汤果也要吃几颗，团团圆圆。”说着拿起汤勺往我嘴里塞上几粒才完事。

汤果我虽不爱吃，但做得极好，果粒大小匀称且手速极快，一个人就能做一大匾。冬至吃的汤果自然就是我一个人的活，这份手艺是外婆手把手传授我的。去年，我还亲手给她做上了一碗。冬日暖阳下，我坐在院子里，把糯米粉放入盆中，和水搅匀揉实……外婆在旁边看着，咧着没牙的嘴笑着，至今历历在目。那时，吃完晚饭，外婆总是催我早早上床，说要睡就睡冬至夜，一年中最长的夜，于是我耐然入睡，长夜无梦。

往事如梭，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处已无外婆的身影。

而今家中早已用上了燃气灶，阿姨舅舅也各自成家，只有在春节时才会聚在一起，给百岁老人的外婆拜年，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，家长里短，其乐融融。只是今年外婆走了，那口大灶也随着外婆的离去而沉寂下来，只剩下冷灶冷灰。

因为外婆年已过百，是喜丧，过世时的悲伤就如冬日的寂寥，大家都说外婆是去享福了。在这种氛围中，我麻木地做着该做的一切，直到火化的那天，当我接过尚有余温的外婆骨灰放进骨灰盒时，哀思才喷涌而出，积攒了多时的泪水滚滚而下，抽泣声不可抑制……从此我与外婆就阴阳两隔，从此依恋就成了一种怀念，从此怀念就成了我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温柔。

漫漫冬至夜，红泥小火炉煮着暖心的饭菜，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都在身边，还在乎着你，哪怕是在天堂默默地看着你，那幸福便会恒久地流淌。那份至浓至深的亲情和温馨，足以温暖人生中的每个冬日。何况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”，冬至既是深冬的访客，又是报春的使者。冬至已到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我漫步在思绪里，时间恍若静止。我用心灵的笔触，把怀念和希望悄然写入，化为内在的丰盈。



作者外婆以前在灶膛前样子。

沉重的压舱石

□王建勇 文/摄

在澳门半岛纵横交错的古老街巷中，有许多用石块铺设、被岁月打磨光滑的路面。

在澳门“大三巴牌坊”附近石块铺就的步道上，一位上了年纪的澳门老先生跟我聊天时说，路上的石块都是以前远洋商船的压舱石。

原来，这些看似寻常的石块，承载着一部跨越海洋的壮阔史诗。

通过澳门老先生讲述，我再翻阅相关史料，了解到，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，随着澳门从小渔村崛起成为连接日本、东南亚、印度和欧洲的多边贸易的中心节点，每年春夏，满载中国丝绸、瓷器和茶叶的商船从澳门驶向国外；秋季，这些船只载着国外的白银、葡萄酒、橄榄油、香料、毛织品等货物运送至澳门。

在风力驱动的帆船时代，空载或半载的船只极易在大海的风浪中失去稳定性，尤其当船只卸下货物后，船体吃水变浅，重心升高，极易倾覆。为此，水手们会在船舱底部装入沉重的石块，以降低重心，确保航行安全。

由于澳门本地缺乏优质石材，城市建设又急需大量铺路材料，这些压舱石在贸易交往循环中的角色悄然转变，当满载返航时，已无用的压舱石正好满足了城市建设之所需。

在澳门历史档案馆保存的1784年市政会议记录中，就有一段：“‘圣若泽号’卸下压舱石若干，移交市政用于街道铺设”的记载。

将压舱石用作铺路材料，这华丽转身的背后，体现了澳门早期市政管理的实用智慧。压舱石因其质地坚硬、密度大，能有效分散重量、防止道路下沉，且通常经过初步加工，形状相对规整，大小适中，非常适合铺设街道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们几乎是“免费”的铺路材料。

我们行走在澳门老街区，经常看到用压舱石铺设的用“葡式碎石路”工艺铺就的路面。这些石块排列紧密，工匠又仔细地在缝隙处填充了沙土，铺好后的路面既透水又坚固，能有效应对澳门多雨的气候。

用压舱石铺路，不仅解决



澳门用压舱石铺就的路面。

了澳门早期城市建设的需求，也深刻影响了澳门城市空间的形态，坚固耐用的路面，支撑起了澳门密集的城市路网，定义了街巷的宽度和走向，甚至影响了沿街建筑的布局。

在澳门半岛的古老街区，铺设压舱石的街道往往宽度较窄，蜿蜒曲折。它们不仅十分适合丘陵地形，更营造出宜人的步行环境，创造了独特的城市景观。

我在澳门议事亭前地、大三巴街、福隆新街等历史街区，都看到了用压舱石铺就的路面。这些看似寻常的石块成了澳门的一大特色。在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”澳门历史街区中，这些压舱石铺就的街道成了澳门城市肌理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今天，当我们在这些铺着压舱石的古老街道漫步，脚下踩着的不仅仅是坚固实用的路面，更是一部“石头写就的历史”。这些不起眼的石块，曾经是航海家对抗风浪的保障，是商船安全航行的依靠，今天，它们是澳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元素，是历史记忆的载体，也是沉默的见证者。

它们将澳门与世界连接起来，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，是散落在城市中的时间胶囊，每一块都有一段横跨大洋的故事。